



# Event 事件

Slavoj Žižek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 著

王师 译

# Event 事件

Slavoj Žižek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 著

王师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事件/(斯洛文)齐泽克著;王师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3  
(“地铁上的哲学”丛书)

ISBN 978-7-5321-5761-7

I. ①事… II. ①齐…②王… III. ①哲学-通俗读物 IV. ①B-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9909 号

出品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胡远行

封面手绘: 顾 湘

版式设计: 周志武

封面设计: 钱 祯

### 事 件

[斯洛文] 齐泽克 著

王 师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金坛市古籍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25 插页 5 字数 133,000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761-7/B·48 定价: 36.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9-82338389

# 目 录

- 1 启程：转捩中的事件
- 9 第一站：架构、重构与建构
- 39 第二站：幸福之过
- 65 第三站：自然化的佛教
- 89 第四站：哲学三事件
  - 91 节点 4.1——真理令人痛苦
  - 105 节点 4.2——事件性的自我
  - 116 节点 4.3——错误出真知
- 135 第五站：精神分析三事件
  - 142 节点 5.1——实在：直面事物
  - 159 节点 5.2——象征：新的和谐
  - 180 节点 5.3——想象：三声响
- 191 第六站：事件的撤销
- 211 终点站：“好好注意！”

## 启程：转捩中的事件

“印度尼西亚的海啸夺去了 20 万人的生命！”“狗仔队偷拍到布兰尼·斯皮尔斯的私处”“我终于意识到应该抛下一切去帮助他！”“残暴的军事占领摧毁了整个国家！”“这是人民的胜利！独裁者逃走了！”“怎么会有像贝多芬最后一首钢琴奏鸣曲这样美妙的音乐？”

所有这些陈述，都指涉着某些我们视为“事件”的东西——这是个有着“五十度灰”的捉摸不定的概念。一个“事件”可以是凄惨严酷的自然灾害，也可以是媒体热议的明星绯闻，可以是底层人民的抗争与胜利，也可以是残酷的政权更迭，可以是艺术品带给人的强烈感受，也可以是为爱与亲情而做出的抉择。鉴于事件的种类是如此纷繁多样，除了怀揣着大抵不错的理解，冒险登上这趟驶向概念探寻之旅的列车之外，我们几乎想不出其他法子来给“事件”一个恰当的界说了。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命案目睹记》

(*4.50 from Paddington*)的故事在一趟由苏格兰驶往伦敦的列车上拉开序幕,要去看望老朋友简·马普尔小姐的埃尔斯佩思·麦克基利科蒂,在车上目睹了迎面驶过的一列火车车厢里发生的一桩命案。由于这一切来得过于迅速而突然,埃尔斯佩思视线也不太清晰,因此警方并没有采信她的证词;只有马普尔小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展开了调查。这可算最简单纯粹意义上的事件了: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件骇人而出乎意料的事情突然发生,从而打破了惯常的生活节奏;这些突发的状况既无征兆,也不见得有什么可以察觉的起因,它们的出现似乎不以任何稳固的事物为基础。

从定义上说,事件都带有某种“奇迹”似的东西:它可以是日常生活中的意外,也可以是一些更宏大、甚至带着神性的事情。基督升天的事件性(eventual nature),恰恰在于它要求人们对于一个特定事件(亦即基督复活)的信仰。在这方面,信念及其理由之间的循环关系或许更为根本:我并不认为自己之所以信仰基督,是由于我被信仰背后的理由所说服;因为只有当我相信自己能理解对此信念的理由之后,这种说服才成为可能。同样的循环关系,也出现在对爱情的理解中:我并非出于某些具体的理由

(例如她的嘴唇或笑容)才爱上她——相反,恰恰是因为我爱上了她,她的嘴唇和笑容才显得如此打动我的心脏。这也正是爱情也具有事件性的原因。在循环结构中,若干事件互为因果。<sup>①</sup> 政治性事件也具有类似的循环结构:在其中,事件性的结果以回溯的方式决定了自身的原因或理由。开罗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上的抗议示威推翻了穆巴拉克的威权统治:我们固然很容易将抗议活动的原因归结为埃及社会发展的死结(例如受教育青年因大规模失业而导致的绝望情绪等),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症结又都无法解释那场民众运动为何会积聚起如此摧枯拉朽的力量。

在同样的意义上,新艺术风格的兴盛也可算是一类事件。在此不妨拿“黑色电影”(film noir)的出现作个例子。据文艺史家马克·维尔耐(Marc Vernet)的考证:<sup>②</sup>黑色电影概念诞生之前,其所有主要特征(如明暗交替的用光、倾

---

① 这也正是为什么在恋爱中,我们总是让自身的弱点在所爱之人面前暴露无遗:当我们赤裸相对时,对方不经意间的嘲讽笑容与评论就可能让魅力变成了笑柄。爱意味着绝对信任:当爱一个人时,我授予了他(她)能够摧毁我自己的力量,我希望/相信对方不会使用它。

② 参见 Marc Vernet, 'Film Noir on the Edge of Doom,' in Joan Copjec, ed., *Shades of Noir*, London: Verso Books, 1993.

斜的镜头角度、惊险跌宕的剧情、放荡而有着致命吸引力的美女等)在好莱坞作品中都早已有之。真正令人不解的是,“黑色”(noir)这个概念竟能带来如此深入人心的神秘印象,事实上,维尔耐的研究所揭示的历史事实愈是详尽,我们便愈加感受到这个“虚幻”的黑色概念那种难以名状的力度——以至数十年间,它始终在我们的想象中萦绕不去。

按照第一种界定事件的方法,我们可以将事件视作某种超出了原因的结果,而原因与结果之间的界限,便是事件所在的空间。循着这初步的定义上行,我们实际上已经踏入哲学的核心地带——因果性正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否所有的事物都以因果链条相连?一切存在之物是否都受充足理由律的支配?真的有无缘无故凭空出现的事物吗?如果事件的发生不以充足理由为基础,我们又如何借助哲学给出对事件及其可能条件的界定?

自其诞生之日起,哲学似乎就始终徘徊在先验论(transcendental)与存在论(ontological, ontic)这两个进路之间。先验论旨在揭示现实世界以怎样的普遍结构向我们呈现:它要回答的是实在物的感知如何可能的问题。主张先验论的哲学家认为,我们的认知架构是“先验”的(tran-



scendental), 它决定着现实世界的坐标——例如, 先验论的进路往往让我们意识到: 对科学自然主义者而言, 只有位于时空中且遵循物理定律的物质现象才是真实存在的; 而在持前现代传统观念的人看来, 在人类的筹划之外, 精神与意义也是实在的一部分。与此相反, 存在论的进路关注的则是现实世界本身及其形成与发展过程, 例如: 宇宙是如何诞生的? 它是否有起始和终结? 我们在其中又处于怎样的位置? 到了二十世纪, 这两个哲学思考路径之间的鸿沟已经空前巨大: 先验论思想在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那里达到了巅峰; 而存在论则转变为自然科学的领地: 量子力学、脑科学与进化论, 成为我们寻求宇宙起源变化问题答案的依据。在其《大设计》(*The Grand Design*)一书的开篇, 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胜利地宣称“哲学已死”:<sup>①</sup>那关于世间万物的形而上学问题, 一度曾专属哲学思辨的领域, 如今不但被经验科学所回答, 而且还能通过实验加以检验。

令人惊讶的是, 哲学的这两个进路的发展与深化, 又

---

<sup>①</sup> Stephen Hawking and Leonard Mlodinow, *The Grand Design*, New York: Bantam, 2010, p. 5.

都与事件概念密切相关：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的揭示（disclosure）正是一个事件，在其中，意义的视域得以敞开，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以及和它的关系也由此确定下来。而当代量子宇宙论则认为，宇宙万物都源于大爆炸（亦即“对称破缺”）这个原初事件。

我们此前将事件界定为超过了原因的结果，在此，这个定义似乎面临着模棱两可的矛盾：事件究竟是世界向我们呈现方式的变化，还是世界自身的转变？哲学究竟是减损了事件的自主性，还是使这种自主性得以澄清？面对这个难题，我们似乎可以通过一种显而易见的方法理出头绪，例如，我们可以将事件分为一系列的类别，每个类别下再分出子类：如物质事件、非物质事件、艺术事件、科学、政治与情感事件……然而，这个分类法忽视了事件的一个基本属性，即：事件总是某种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的新东西，它的出现会破坏任何既有的稳定架构。因此笔者认为，唯一合适的研究方法，恰恰是以事件性的方式入手展开对事件的探索——我们将逐一讨论关于事件的不同观念，揭示出各个观念的死结（deadlock），并分析此过程中普遍性自身的转变。笔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趋近黑格尔意义上的“具体普遍性”，这普遍性“不仅是个别内容

的容器，它更能通过对自身的对抗(antagonism)、死结与矛盾的部署，生成这些内容。”

这情形就如同坐在一列地铁列车上，其运行线路有许多站点与分岔，每一站都代表着对事件的一个假定定义。我们在第一站将讨论世界向我们呈现的架构的变化与解体；第二站谈的是宗教里的“堕落”；接下来则依次是对称破缺、佛教里的“正等正觉”、破坏了日常生活的真相、具有纯粹事件性的对自我的体验、那些将真理本身事件化了的仿佛把握真理的幻觉、破坏了象征性的秩序之稳定的创伤经历、“主能指”(Master-Signifier)的出现(这种能指给出了整个意义之域的结构)、对纯粹的感觉/非感觉之流的经验……最后，我们还将提及取消事件性的成就(evental achievement)的问题。这旅途虽然不乏颠簸起伏，但将会是激动人心的，而随着我们深入概念的腹地，许多问题也将得以澄清。那么，闲言少叙，让我们就此启程！



## 第一站：架构、重构与建构

1944年9月7日,随着盟军开进法国境内,德国人将菲利普·贝当元帅及其名义领导下的维希政府迁到了德国南部的西格马林根(Sigmaringen)。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以费尔南·德·布里农(Fernand de Brinon)为首脑的,享有法国流亡政府治外法权的城市国家。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在西格马林根开设了使馆,这个城市拥有两个广播电台以及两家出版社。生活在这块飞地上的6000多公民中,不但有像拉瓦尔(Laval)这样的维希政府元老、赛琳(Céline)与雷巴特(Rebatet)等知名记者与作家,还有罗伯特·勒·维冈(Robert Le Vigan)这样的电影明星,后者曾在杜维维耶(Duvivier)1935年执导的电影《髑髅地》(Golgotha)中饰演耶稣基督。此外,西格马林根还驻扎着500名士兵、700名党卫军以及不少法国劳工。城中弥漫着近乎疯狂的官僚作风:为了营造维希政府是代表法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幻象(虽然从法理上说,这在当时的确是事实),西格马林根的国

家机构继续着它在法国时的工作：每天，政府都作出数不清的声明、法案与行政决策，尽管所颁发的这些文件毫无实际效力——这就像一台失去了国家的国家机器，它自行运转，漫无目的地实现着自身的职能。<sup>①</sup>

在倡导常识，反对哲学的人们看来，哲学这个行当无异于精神上的西格马林根：哲学家不亦乐乎地虚构出天马行空的理论，仿佛有了看穿人类命运的洞见，然而真实的生活却与这些哲学巨擘的思想毫不相干。哲学真的只是一出虚幻的影子戏吗？它仅仅是些模仿着真实事件的虚假事件吗？抑或它的真正力量，恰恰在于其不直接介入生活的超然态度？是否正由于这种与真实事件之间的“西格马林根距离”，哲学才得以洞察这些事件中更深刻的纬度，并成为我们探索事件之多样性的唯一方式？然而，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问的是：在其最基本的意义上，哲学究竟是什么？

2002年2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在已知与未知的问题上，作了一番准专业的哲学思考，当时他说：“世上有已知的已知（known knowns），也就

---

<sup>①</sup> 尽管整个布局显得可笑，但其中也不乏悲剧式的凄美，例如在《从一个城堡到另一个城堡》（*D'un château à l'autre*）中，塞琳就生动地描绘了西格马林根悲催困惑的日常生活。

是我们知道自己已经知晓的东西；此外还有已知的未知 (known unknowns)，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然而除了二者之外，还有未知的未知 (unknown unknowns)，亦即那些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对其一无所知的东西。”当然，拉姆斯菲尔德这么说的目的，是为美国即将对伊拉克展开的军事行动辩护：我们知道某些事实（例如，萨达姆·侯赛因是伊拉克总统）；我们还知道自己对许多事并不知晓（例如，伊拉克到底拥有多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还有许多事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一无所知——萨达姆·侯赛因是否还隐藏着其他秘密武器？不过，拉姆斯菲尔德似乎忘了加上第四种状况：“未知的已知”，也就是那些我们不知道自己已然知晓的东西——这正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无意识，也是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1901—81，拉康的著作是本书的主要参考<sup>①</sup>）所谓的“不自知的知识”。（在拉康看来，无意识并不存在于前逻辑或非理性的本能空间，相反，它是主体遗忘了的，由符号所表述的知识。）拉姆斯菲尔德认为，与伊拉克开战的主要风险

---

<sup>①</sup> 关于对拉康著作的导读，参见 Slavoj Žižek, *How to Read Lacan*, London: Granta Books, 2006.

来自于“未知的未知”，也就是萨达姆可能掌握的秘密武器；相反，我们在此关于事件的讨论，其困难则来自“未知的已知”——亦即我们不愿承认的下意识的信念与假设。事实上，这些“未知的已知”才是真正困扰着美军在伊拉克军事行动的关键因素，拉姆斯菲尔德对这个问题的忽略，也恰恰表明他不是真正的哲学家。“未知的已知”是专属于哲学的话题——它们构成了我们日常经验的先验视域（或架构）。在详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看看在对于运动的理解上，近代早期的人们的认知架构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中世纪的物理学理论认为，推动力是物体运动的原因。静止是物体的自然状态，物体受到外力作用产生运动，当外力消失，物体便逐渐减速以致停止。为了维持物体的运动状态，我们必须持续对其施加推力，而推力则是我们能够感知到的东西。[这甚至被视作上帝存在的论据之一：既然万物的运动都离不开持续施加的推力，因此上帝便是天堂的推动者。]这样看来，如果地球在不断转动，为什么我们完全感觉不到它的运动？哥白尼无法给出这个问题的满意回答……伽利略则认为：我们能感知的不是速度，而是加速度，因此地球的匀速运动并不会被察觉。



物体运动的速度只有在受到外力时才会发生改变，这种对于惯性的全新认识，取代了旧的推动力观念。<sup>①</sup>

运动观从动力说到惯性说的变化，改变了我们看待现实世界的基本方式。这种转变是一个事件：在其最基础的意义上，并非任何在这个世界发生的事都能算是事件，相反，事件涉及的是我们藉以看待并介入世界的架构的变化。有时，这样的架构直接以虚构作品的方式向我们呈现，这种虚构物恰恰使我们能够间接地表达真相。最能体现“有着虚构作品的结构的真相”的例子，当属那些含有戏剧角色表演内容的小说（或电影），在这些作品中，演员在戏剧中的角色，正反映着他们在（作品里的）真实生活中复杂纠结的恋爱关系。例如，在一部关于《奥赛罗》排演的电影中，排演奥赛罗的演员本人也深受嫉妒之苦，他在表演最后一幕时亲手掐死了扮演苔丝狄蒙娜的女演员。简·奥斯汀的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给出了这类作品的一个早期例子。

范妮·普莱斯是个出身贫寒的女子，由曼斯菲尔德

---

① 摘自 [www.friesian.com/hist-2.htm](http://www.friesian.com/hist-2.htm).